

高陂桥

廖文茂

一

闽西首府龙岩市西南五十里处的永定县境里，有一县治遗址，名叫神仙渡。

神仙渡是永定河上游的交通枢纽，是水运时期的商品集散地。这里是永定河上游的最后一个渡口，所有水货，到此必须上岸，通过神仙渡转手散发，于是渡口演化为圩场。

神仙渡靠上附近，有一个村庄名叫田段，清一色姓廖。关于神仙渡，《田段廖氏族谱》里如此记载：“神仙渡，深杳莫测，水势湍洄……昔神仙渡开市时，船多泊此。夜静后，只见两岸灯光映，如万点疏星。”自从有了神仙渡后，这里就有了神仙渡圩场。渡口和圩场，合二为一，均称为神仙渡。有一条古驿道，连着渡口两岸，往南通向永定县城，连接广东省境，往北通向龙岩州府，以及省城福州。以神仙渡为界，以上，属于高陂镇和虎岗乡，为永定河上游。以下，属于坎市镇和培风镇，为永定河中游。从潮州汕头以及汀江河

上驶来的帆船，沿永定河下游的永定县城，以及沿河集镇峰市镇、仙师乡、凤城镇、城郊乡、湖雷镇，一路驶来，再经坎市镇，就直达神仙渡。

神仙渡圩场，位于神仙渡右岸，是一块狭长的坪地，设有一片街市。街市不算大，长三十丈，仅有几十间店铺，临河而开，背山面水，逢四九圩天。附近乡民，来此赴圩，十分热闹。圩场附近，有一些宗庙建筑，如三关堂，龙隐寺，水尾庵，天后宫，四时香火不断，而以天后宫最为著名。天后宫始建于神仙渡设场治，后累毁累修，迄今千年有余。其实天后宫一庙多神，又供奉孔子、仓颉、魁星等神像，有一种“书院”的味道。所以，乡人称天后宫，又多称之为孔庙。

话说清末民初，孔庙来了一个落魄举子，姓王，名砚川。他是清末进士，只可惜命运不济，一直丁忧在家，后来终于补缺。在赴任甘肃省武威郡的县令途中，刚刚到达兰州城外，武威郡还遥遥在望，却听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：溥仪被迫退出故宫了。他的

科举功名和任命自然得不到承认，只好原路返回，沿途乞讨，好不容易回到永定，路过神仙渡时，仰望关帝庙气势轩昂，高入云端，于是一头扎进孔庙，拾起了读书人无奈的教鞭。好在王砚川写得一手好字，做得一副好对联，附近乡村，谁家楼堂落成，谁家娶亲生子，总会想到他，请他取取楼名，请他做做对联。或者说，对联是现成的，只是叫他来抄抄写写。王砚川或许就连做带写，或许就只写不做，全无读书人的架子，一应听便。偶有大户人家，举行丧葬大礼，请王砚川拟写祭文，王砚川也不推辞，立马可就，酬金菲薄。王砚川做的对联，写的祭文，乡民都叫好。因此，王砚川在附近乡村很有威望。平时，王砚川教的一些学生，有高有矮，有大有小，学生不多，或二三十个，或十来个，或七八个。学生每天，这个带些米，那个送些薯，还捎带一些柴火，轮流着送。如果是逢年过节，学生还会带上一壶黄酒，捎上一臂兔肉，算是孝敬孝敬先生。王砚川自己也荷锄辟园，栽种一些蔬菜瓜果，以备四时之需。

王砚川用蝇头小楷誊录自己所作的《勉学歌》，悬挂在他的卧室里，用以勉励学生。《勉学歌》步的是客家方言韵脚，读来朗朗上口，乡人特别喜爱，流传甚广——

东方明，便莫眠，沉心静气好读文。
盥洗毕，闭房门，高声朗诵不绝吟。
食了饭，便抄文，一行一直要分明。
听书后，莫樱情，书中之理去推寻。
过了午，养精神，还要玩索书中情。
沐浴毕，听讲文，书中之理须辨明。
食了夜，聚成群，不是读书便说文。
剔银灯，闭房门，开口一读到鸡鸣。
后生家，只殷勤，何愁他日无功名。

王砚川出身贫寒，孤儿寡母，相依为命。他从小有一个童养媳，在他21岁那年圆房，圆房后没几年，他不幸的老母亲就去世了。贫贱夫妻百样哀，像许许多多童养媳一样，王砚川对他的童养媳说不上爱，也说不上不爱，平平常常，平平淡淡，相安无事过着日

子。可惜，王砚川倒霉的那一年，他那苦命的妻子也跟着倒霉，难产死了，连同那个未出生的胎儿。从此，王砚川鳏夫孤居，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孔庙里，每当夜阑人静之际，对月哀思，他就会拿起二胡，顾影自怜。那凄苦哀怨的琴弦声声，弥漫在神仙渡这片小小的市井上空，随着永定河上的阵阵涛声，汨汨地流逝，流逝……

二

神仙渡之左岸，往上百米，是一片开阔的田畴，连着十几个村庄，其中直线看去跟神仙渡连在一起的那个村庄就叫田段村。田段村位于高陂镇之末端，永定河流经至此，相对高陂地界而言，就算是水之“尾巴”了，所以田段村又有一个别名，叫做“水尾”。王砚川来到神仙渡后，说，“水尾”不雅，不如叫“水美”好听。于是，田段村的别名，从王砚川开始，就改为“水美”了，写进《田段廖氏族谱》里。由于比邻圩场的缘故，田段村人很早就有做卷烟的传统，很多人世代以烟为业，修建卷烟作坊，开设卷烟烟庄，出了许多烟庄大户，发展演化到清末民初，达到鼎盛时期。话说民国初年，有一个名叫廖万金的烟庄大户，漂洋过海，在南洋岛国开设烟庄，被誉为“烟魁”，远近闻名。廖万金发了大财后，回到田段村，准备起屋。他请风水先生看了好多地方，最后选在田段村村尾的一块荒坡地。风水先生说，神仙渡这段峡谷，就像一个“瓶颈”，而“村尾”这块地方，刚好落在“瓶颈口”上，这就好比一个钱袋的“口”，全高陂镇的钱财，流到“村尾”这个地方，就会顺势流进这个钱袋。如果在这里起屋，大门朝向永定河，就会财源滚滚，大富大贵。廖万金听信风水先生的话，买下这块风水宝地，斥资10万银圆，请了许多能工巧匠，耗时八年才建起了这座方圆百里数一数二的大圆寨。

圆寨围墙外面，是一条新铺的河卵石路，蜿蜒地顺着河岸，绕过大圆寨的外大门口，往

上一直延伸到田段村的村头上，贯通整个田段村，往下则通向近在咫尺的神仙渡。

这条新铺的青石路，是大圆寨的附属工程，跟大圆寨同步修建。田段人说，这是廖万金修建的一条功德路。

廖万金积德，是想多生子，多子多福。他祖上人丁不旺，数代单传，传到他这代，也不例外。所以，廖万金发家后的最大心愿，就是要改变单传的家风，他要娶八房姨太太，要以数量取胜，才能子孙满堂，令人羡慕。廖万金说，他一生颠簸，后半生总算事业有成，将来叶落归根，肯定要告老还乡，他要把八房姨太太都接回田段村来，住进大圆寨，好好安享晚年——所以他建造的大圆寨，要呈八卦结构，组成八个单元，每个姨太太独居一处，既共住一楼，又相对独立，才可避免互相摩擦。廖万金年轻时候走南闯北，奔走于南洋诸岛，先后娶了五房姨太太，都是蕃婆，这令他多少有点遗憾，不如老家的老婆地道。所以，廖万金说，这最后三房姨太太，他就打算回老家来娶，将来叶落归根，言语习俗比较合得来。再说，圆寨建成后，不能成为空寨，总得有人住，有人看管。如今母亲也日渐老了，六七十岁了，一直孀居在家，一辈子缺乏亲情温暖，儿孙不在膝前，烧寒咳嗽，床前也没有个儿媳妇召唤。所以，廖万金一定要回来娶几房老婆。

圆寨主体竣工后，廖万金捎回口信给母亲说，一定要请王砚川给圆寨取名，做几副对联，画几幅画，撑撑门面。其实，王砚川早就成竹在胸，隔河之望，自圆寨动土之日起，他就在揣摩楼名和对联了，他想这是分内之事，只等着主人上门来请。果真，廖万金母亲托人来请，王砚川就当仁不让，他来到圆寨，走走，看看，从心里羡慕廖万金的大手笔。不日，王砚川就给廖万金母亲写好了楼名，他给圆寨取名叫“衍福楼”——“衍福”就是福福繁衍之意，代代相承，子子孙孙都有享不完的福。此外，“衍”谐音“烟”，“衍福”表示“因烟而福”，是靠经营条丝烟而发家致富建

造此楼的。另外还有一层深层意思，“衍”谐音“艳”，“衍福”就是“艳福”之谐音。外大门门联是：“风起丹山秀，蛟腾碧水环。”没有横批，只给门楣题写“岱庐”两字。在楼内的厅堂两侧，王砚川画了四幅壁画，分别是梅、兰、菊、竹，比喻四君子。正堂壁画画的是“青松翠柏图”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
廖万金回来后，十分满意。据说，廖万金最喜欢“衍福”两字，说楼名取得好，有了“衍福”，自然就有“福衍”，楼名这两字是最要紧的。

廖万金这次还乡，要操办两件大事。一是竣工大典。这比较好办，只要有钱，没有办不到的宴席，没有请不到的宾客。庆典自然十分隆重，楼内楼外，天井门坪，足足摆了一百桌，人称“百桌宴”，破了格了，整个高陂镇，盛传为美谈。二是娶一房压寨夫人。这压寨夫人比较难操办，有现钱不一定就能买到现货。也不是没有人愿意结亲，像他这样的大户人家，全高陂镇数一数二，还愁娶不到老婆？只是相过几次亲，廖万金他都不满意。不是嫌人家姑娘有才无貌，就是嫌人家姑娘有貌无才，他要娶的是才貌双全的“花魁”，要用来做压寨夫人的，这可真是难寻呀！转眼就到腊月了，廖万金要寻的压寨夫人，还没有一点眉目。春节一过，他就要动身启程了，生意不饶人，有多少生意场上的事情，等着他去打点，他不能在老家耽搁时日太长。

转眼腊月到了，近在咫尺的神仙渡，一圩过了又一圩。离春节前的最后三个圩天，就进入一年一度的春节圩了，春节的气氛就日渐浓了起来。有卖鸡鸭的，有卖粉面的，有卖锅卖盖的。当然，最热闹的要数卖春联。有钱没钱，贴副对联过大年。所以，这圩场上卖春联的人就特别多。书法好的，价钱高一点，有人买。书法一般的，价钱低一点，也有人买。对联不像年货，不会过时。今年没有卖完，不要紧，放回箱子去，明年再挑来卖，照样有人买。所以卖春联的人，都有一点读书人的傲气，傲气生衍牛气，不给你讨价还价，

说一不二，一年就这几天最神气。

话说廖万金的家门前，自从新铺了这条青石路后，就成了交通要道，全高陂镇的黎民百姓，只要是来此神仙渡赴圩，都得从廖万金的家门前经过，人气自然就旺起来了。一到圩天，前来赴圩的人络绎不绝，从廖万金的门前经过时，都要驻足观赏一下富丽堂皇的衍福楼，啧啧称赞，羡慕不已。

话说这一天，临近中午，来了一个姑娘，年纪不过二十出头，皮肤白嫩，一看就是一个内山姑娘，少见日头晒。姑娘挑着两只书箱，经过衍福楼时，已经又饥又饿，便放下担来歇息。姑娘喘了口气，猛一抬头，无意之中，看到面前的大门两侧的书法，眼睛陡然一亮，便细细观赏起来，一边观赏，一边称道：“好！好！”连说：“妙！妙！”

正在院内溜达的廖万金，听到门外有姑娘称赞，就笑咪咪地走出来，一眼看到姑娘双目灵光闪闪，心里就暗暗喜欢，便问道：

“敢问这位阿妹，好在哪？妙在哪？”

姑娘答了一句说：“词翰双绝啊……”

姑娘的“啊”字很有韵味，拖得很长很长。

廖万金没有听懂，他不知道“词翰双绝”是什么意思，更加好奇地问：

“什么什么？词翰双绝——请细细道来……”

姑娘却不理不睬，挑起书担，继续赶路，一边撂下话说：“细细道来，我可没有工夫，我还要去圩上卖春联呢！”

谁知廖万金拦住姑娘说：

“您有多少春联？我全买了！”

姑娘说：“您全买得了吗？这两箱您买去了，我晚上回去又写，第二天又挑来两箱卖，您全买得了吗？”

廖万金笑咪咪说：“买得了，买得了，再多我都买得了。只要您细细道来，说到我心坎里去，您写的春联我全包了。”

姑娘还是不大相信地瞄了一眼衍福楼，说：“您这圆寨看去很大，怕有两三百间房子

吧，买去两箱春联就足够贴了，您买这么多来做什么？总不能留到明年来贴吧？”

说着，又要走。廖万金又拦住她说：“我高兴了，我就买来送人，整个田段村，我家家家户户去送，您写得过来吗？”

姑娘说：“整个田段村，有几百户人家，我写不过来，我父亲会来写呀……”

廖万金问：“您家住哪里？令尊大人是谁？”

姑娘说：“我家离这边很远，是在天上坑。我父亲是个老秀才，这高陂镇的春联，我父亲差不多总要写一半呢。”

姑娘说到父亲，有一种自豪感。

廖万金说：“天上坑，离天三尺三，离天近，离圩远，怕有四五十里路吧？”

姑娘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，不好意思地默然。作为村庄，天上坑确实值不得自豪，是个偏远山村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廖万金问：“阿妹，进屋喝碗茶？”

姑娘便放下担子，慢慢说道：“书法我就不说了，说了您怕不懂，就说说这副对联吧……‘风起丹山秀，蛟腾碧水环’——这上下联首的‘风起’‘蛟腾’，出自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原句是‘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；紫电青霜，王将军之武库’。‘腾蛟起凤’比喻文学才华突出，文章有起凤腾蛟之势，用在对联里，是暗喻此楼后嗣必出贵人。联中的‘丹山秀’‘碧水环’，用来比喻圆寨四周青山绿水，景色秀丽。整副对联，比喻恰当，对仗工整，声韵俱佳，意境优美，是副好对联……噢——是不是王砚川做的？”

廖万金问：“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姑娘笑答道：“这么好的对联，不是王砚川，别人做不出！”

姑娘又说，他父亲生性清高，但方圆百里，只佩服王砚川一人，自叹不如。

廖万金一脸兴奋，继续问：“那门楣上的‘岱庐’又作何解？”

姑娘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岱是泰山的别称，也叫岱宗、岱岳。泰山为‘五岳独尊’，庐就是

房子。‘岱庐’就是说方圆几十里，衍福楼名列第一，有‘唯我独尊’的意思。这是一层意思。另一层意思比较深，意思是说，房子作为千秋基业，万代兴隆，必须‘稳如泰山’。泰山石敢当，泰山石有辟邪镇煞之意，衍福楼大门正对永定河，汛期河水滔滔，免不了山洪暴发，江河泛滥，如果没有‘泰山石敢当’来镇邪辟煞，房子终将被山洪所毁，别说‘衍福’了，还有祸害之虞，用了‘岱庐’两字，这圆寨就固若金汤了……”

姑娘还未说完，担子已被廖万金挑进屋里去了。

这一挑，就把姑娘挑成了衍福楼的压寨夫人，挑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花魁”。

“花魁”名叫苏挺秀。

三

俗话说，山沟里出金凤凰。

高陂镇的民谣说：“天上坑，离天三尺三。半昼出太阳，半昼日落山。山不山？”天上坑是永定河的发源地，为永定县海拔之最。天上坑山高水冷沟深，难得见太阳，即使是晴天，也要等到上午九点钟，太阳才从山峦上懒洋洋地爬起来，一眨眼，到下午三点钟，日头就落山了。由于日照少，天上坑只能种大冬，也就是单季，每年的端午节前插秧，到中秋节后割稻。天上坑多毛竹，漫山遍野，茫茫竹海，望不到边际。毛竹多，土纸就多。天上坑出产的土纸，必须用肩挑到神仙渡来，从这里装船起航，从峰市的棉花滩转入汀江水运，运往广东省的潮州、汕头沿海一带，通过“山珍”兑换“海味”，实现“山海贸易”。做土纸需要石灰来做腐蚀材料，将毛竹腐蚀成为纸浆，才能造纸。天上坑不出产石灰，所需石灰，都得从田段村附近的石灰窑挑回去。几十里的山路，翻岗爬崇，凭借的是体力和毅力，于是，天上坑人练就一副铁打的肩膀和一双钢铸的脚板。天上坑人吃一碗饭，就要比这田段村人吃三碗饭辛苦得多。

缘此，天上坑多与田段村结亲，从内山嫁到闹市中的田段村来，就好比来到了人间天堂，有天壤之别。在田段村有一门亲戚，前来神仙渡赴圩，就可以在田段村落脚，特别是晚上，如果来不及回去，就可以到亲戚家投宿。比如苏挺秀的父亲，往年来神仙渡卖春联，晚上就到田段村的妹妹家落脚，第二天，又可以转换到坎市圩去卖。

苏挺秀是一个奇女子，五六岁起就跟随父亲读四书五经，对文房四宝特别喜爱，自从读了《木兰诗》后，对木兰从军十分敬佩，小小年纪，就有出将入相的男儿抱负，对父亲给她取的名字不满意。原来，父亲最先给她取的名字叫苏庭秀，腹中已有墨水的苏挺秀，要给自己改名叫苏廷秀。父亲说：“你一个女孩子，又出身寒门，能做一个‘庭秀’就不错了，哪能做什么‘廷秀’？”苏挺秀不服命地说：“做‘廷秀’做不成，做‘川秀’也总比做‘庭秀’赢吧！”父亲退让说：“亭亭玉立，鹤立鸡群，改叫‘婷秀’吧，已经很出众了……”苏挺秀说：“叫‘婷秀’不如叫‘挺秀’有力，亭亭玉立我为峰。”父亲拗她不过，最后把“庭秀”改成了“挺秀”。从此以后，苏挺秀的父亲常常为女儿叹息，说：“哎，可惜是个女儿身，纵有状元心，也没有状元命哇。”叹息过后，又怜爱地说：“将来要嫁到大户人家去做媳妇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才能把玩你的文房四宝，成就一个书斋英雄！”没想到，老秀才的玩笑话，竟然成了女儿的谶语。那日巧遇后，廖万金就请苏挺秀的姑姑做媒，用金箱银箱做聘金，把苏挺秀聘来做了六姨太，除夕的前一天，腊月廿九入门。那天，正好是圩天，整个圩场盛传美谈，说“花魁”配“烟魁”，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，前世注定的姻缘。后来，整个高陂镇都传遍了。

苏挺秀和廖万金在衍福楼前的邂逅，苏挺秀对门联和门楣的解读，慢慢也传进王砚川的耳朵去了。“岱庐”两字的含义，王砚川从来没有对人说过，他愿意让人揣摩。没想到，这么一个刚出山门的女子，解读得如此

透彻,把他的五脏六腑全看透了。王砚川觉得,苏挺秀真是一个奇女子,奇绝聪慧。哎,可惜!可惜!可是可惜什么?王砚川心里又迷迷糊糊起来,两人没有丝毫关系,八根棍子都打不着。无缘无故,他为什么要去怜悯一个素不相识的深宅少妇呢?可是,自从苏挺秀嫁到衍福楼后,王砚川有事没事,总喜欢来到圩场的上边,站在那棵大榕树下,久久地隔河眺望,看看扁舟,听听涛声。其实,王砚川要看的,是对面河岸上的衍福楼。

四

廖万金跟苏挺秀结婚一个月,就赴南洋经营他的生意去了,给苏挺秀的处女地撒下了一粒成熟的种子。十个月后,这粒种子呱呱坠地了,是一个男孩。儿子出生一个月,按照客家规矩,要做满月,大宴宾客。廖万金因为生意繁忙,不能回来给儿子做满月,特地写了一封信回来,嘱咐苏挺秀说,要把孔庙的王砚川先生请来,请他给儿子取个儒雅好听的名字。

满月的前一天,王砚川应约来到了衍福楼。踏进圆寨天井的一刹那,王砚川就看见厅堂上的苏挺秀正在喂奶,正在喂奶的苏挺秀刚好回过头来,两人第一次相见,同时惊诧了。两人相见恨晚的那一刻,婆婆出来了,互相作了介绍,打破了一瞬间的尴尬气氛,两人的内心也渐渐平静下来。

接下来,苏挺秀把儿子递给婆婆,自己为王砚川研墨,展纸。王砚川对着一张裁好的红纸,挥笔写下“德福”两字,为苏挺秀的儿子取名“德福”——“有德才有福”的意思。德福谐音“得福”,也就是暗寓衍福楼有了继承人。苏挺秀对德福这个名字很满意,心领神会,她接过婆婆手中的儿子,喜形于色地说:“我儿子有一个好福气的名字喽,快谢谢恩人!”苏挺秀抱着德福,给王砚川一鞠躬。婆婆赶紧把包好的红包递给王砚川,红包里面是2块银圆,算是很厚的酬金了,客气地答

谢他说:“一点意思,不成敬意。”王砚川也不客气,他吃的就是笔砚饭,接过来,放进口袋里。婆婆一转身,苏挺秀拿过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红绸布包包,塞给王砚川说:“这是我写的几首诗,请先生赐教。先生请先回去吧……”王砚川接过苏挺秀的红绸布包包,感觉包里很沉,两手揣紧,转身就走了。

王砚川回到孔庙,打开苏挺秀的绸布红包包,里面有一叠宣纸,宣纸里面包着8块白花花的银圆——明显是苏挺秀给他的谢师礼。王砚川再展开这一叠宣纸,总共有八小张,分别写了《田段八景诗》。这八景诗分别是:

鲜塘印月

塘开金镜十分鲜,皓月光浮上下连。
免彩斜侵千尺漱,塘华倒蘸一轮圆。
白头虾弄波心影,红尾鱼穿镜里天。
天坐冰壶空濯魄,当头朗鉴仰高悬。

赤岭翻涛

何来澎湃荡心胸,时有涛翻赤岭松。
鼉浪曾奔山万仞,鲸波直滚树千重。
音兼飞瀑穿层岫,响杂寒潮渡远峰。
秋入一林喧未已,随风作势欲嘘龙。

枫林晓霜

秋入枫林老干斜,一天霜落叶犹奢。
鸡声催破千枝锦,鸿爪踏翻满树花。
艳簇危樯酣晓旭,丹流仄径斗晴霞。
停车坐看朝曦照,疑是烂云捧日华。

沙墩落雁

雁阵排来西复东,沙墩辽阔宛留鸿。
势盘欲止低冲霭,羽倦知还下趁风。
数爪痕留秋色老,一行影坠夕阳红。
夜深曾伴鸥同宿,万丈溪光漾碧空。
……

王砚川看了苏挺秀的诗,感觉有一股男士风骨,又叹息科举制度取消了,真湮没了一个进士或者翰林。接下来,王砚川又细看苏挺秀的字,一行一行,工工整整,有一种颜筋柳骨的韵味,心里爱慕不已,便拿出笔来,细细临摹起来……几天后,苏挺秀抱着满月没几天的小德福,悄然来到了孔庙,专程前

来聆听赐教。王砚川慌乱之中，竟然把自己的临摹作品错当做苏挺秀的原作递还给她，一边语无伦次地夸奖说：

“乡村野景，词翰双绝！巾帼豪杰，秀外慧中！”

王砚川的临摹之作几可乱真，苏挺秀喜滋滋的，不知是真认不出来，还是佯装认不出来。

五

话说天有不测风云。小德福十个月的时候，他父亲的来信突然中断了。按照惯例，廖万金每月必有一封挂号信函，由邮差径直送到衍福楼来，每次都由苏挺秀亲自签收。苏挺秀也每月必复一函，报个平安。可是，就在儿子刚刚牙牙学舌的时候，例行的信函突然中断了。起先，苏挺秀并不在意，她想，也许是他生意繁忙，一时无暇写信；或许是他贵体欠安，一时无力提笔。过些时日，他一定会来信的。于是天天在等。可是，又过了一个月，丈夫仍然没有来信，苏挺秀忍耐不住心中的忐忑，举笔修书，去信问安。可是，一个月又过去了，去信石沉大海，丈夫仍然杳无音讯。苏挺秀慌了，感觉事情不妙，奶水突然断了。这时，小德福也刚好周岁了，但仍旧不见他父亲来信。苏挺秀紧闭闺房，对月幽思，一天一天消瘦下去。苏挺秀的婆婆联想到自己的命运，黯然神伤，兀自垂泪。又两个月后，有水客从南洋回来，带来了噩耗：廖万金因渡船出事葬身大海已经半年有余了……

苏挺秀和婆婆抱头痛哭。

话说树倒猢狲散。廖万金海外的五房姨太太，分别居住在南洋诸岛国，丈夫去世了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各守各的一份家业。而苏挺秀能守的，就是一座衍福楼，还有十几亩肥膏的田地。除此之外，就一无所有了。

一日，苏挺秀婆婆强打起精神，带苏挺秀到老居的豆腐作坊，说，我20多岁守寡，就是靠做豆腐来维持生计，来消耗春光。说完，

雇人把豆腐作坊里的一盘石磨和一应家什，搬到衍福楼去，从第二天开始，就手把手教苏挺秀做豆腐。做豆腐最累人的活儿就是磨豆浆，5斤黄豆做一出4匾豆腐，要把这5斤黄豆先破片，再浸水，然后磨成豆浆，特别是磨豆浆，足足要磨2个小时。这2个小时下来，苏挺秀腰酸背痛，爬在床上起不来。这还没有完，磨完豆浆，要煮豆浆，把豆浆煮沸，用棉布过滤。过滤后的豆腐浆，要放在大水缸里，配上酸浆发酵成豆腐乳，然后把水缸里的豆腐乳舀到豆腐盏子里，用大石块压，把水挤掉，一出豆腐才算做完了。做酸浆豆腐比做石膏豆腐辛苦，但酸浆豆腐比石膏豆腐好吃。豆腐做完了，过滤出来的豆腐头，以及挤压出来的豆腐水，可以用来喂猪，特别是喂母猪，母猪的奶水特别好，养的猪仔长得特别快。豆腐做出来后，还不算完，还要挑到对岸的圩场上去卖。卖豆腐的钱，要用来买黄豆，买柴火，利润所剩无几，刚好够买油盐过日子。倒是靠养母猪，卖猪仔，一年到头有点积蓄。

苏挺秀的婆婆除了教她做豆腐养母猪外，还教她种茄子。婆婆说，茄子，不是种来吃的。

一年后，苏挺秀的婆婆郁郁而终。

偌大一座衍福楼，上上下下两三百间房，就住着苏挺秀母子俩，过于清静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苏挺秀养了四条凶巴巴的猎犬，两条守护外院，两条守护内院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只要外院的两条猎犬一吠起来，内院的两条猎犬也彼此呼应，鬼听到都怕。苏挺秀还备有两条猎枪，农闲没事的时候，苏挺秀背上猎枪，带上猎犬，到附近山头转转，常能打一些野鸡野兔回来。

苏挺秀的春光和体力，消耗在做豆腐和养母猪上，她很少想起男人了，婆婆的经验真是灵丹妙药。只是养母猪有一个恼人的事儿，那就是母猪发情时节的交配。公猪不是每个村都有人养，一个高陂镇，也就是三五只。每当母猪发情的时候，苏挺秀就要亲自去叫养公猪的把公猪牵来配种。每当这个时

候,人家就故意问:

“阿嫂,去哪?”

苏挺秀便借故说:“走亲戚……”

有时碰到刻薄的男人,故意问:“是不是去替母猪找男人……”

苏挺秀就脸红耳赤,无地自容,小跑而去。而最可恨的是,养公猪的大多是光棍汉,算是最没本事的男人,才要干这种下九流的脏臭活。母猪每次交配,那些光棍汉总拿眼睛瞟她,瞟得她心里七上八下,很不是滋味。可也是奇怪,每次母猪交配后,苏挺秀就会睹物思情。伤感中的苏挺秀,会半夜起来吹箫,幽怨的箫声会穿过河岸,透进王砚川的心房。每当这个时候,王砚川也会情不自禁地拉响二胡,那凄惨琴弦,也会飘过河岸,飘进苏挺秀幽怨的心房。

六

孔庙门前,靠河的岸上,有两棵松,人称“夫妻松”。王砚川说,两棵松的树龄,跟这孔庙一般悠久。

每天吃过早饭后,苏挺秀就要来此卖豆腐。她从家门口挑着豆腐担出来,顺着河岸走,不过几分钟,就来到了神仙渡。从神仙渡过渡过来,也不过几分钟,就可以渡过永定河。渡过永定河,再挑起豆腐担爬上几十级的石阶,往上走几十米,就是神仙渡所在的集市了。

苏挺秀喜欢在“两棵松”树下卖豆腐。

苏挺秀来此卖豆腐的时候,身后还要背着她的儿子小德福。一开始,小德福也就是周岁多,婆婆卧病在床,家里没人带,不得已,苏挺秀只好把他背到集市来,随身带。她带来一个坐栏,竹做的,是山里人家专供娃娃坐的竹制器械。娃娃坐在坐栏里,除了身体转动不得,头颅手脚都可以活动自如。母亲就在一边,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活儿。小德福在坐栏里坐着坐着,久了就睡去了,头歪向一边,晒着太阳。孔庙里的王砚川看

了心里疼,走过来,说,把孩子抱到屋里睡。不知为什么,苏挺秀也不拒绝,就抱儿子进了孔庙,睡在王砚川纳凉的竹榻上,很是凉快。上午十一点半,苏挺秀就得回去煮饭了,还要煮猪食。有时,豆腐没卖完,就挑进孔庙里送给王砚川吃。王砚川说,他吃不了那么多,放在孔庙门口,如果有人买,他帮她卖。到了傍晚,苏挺秀再过来,把豆腐担子挑回去,王砚川便把卖豆腐的钱如数给她。有时,豆腐依旧没有卖完,苏挺秀就把豆腐送给王砚川吃,王砚川也不客气,于是,就常常吃苏挺秀卖剩的豆腐,用酸菜配着煮,名曰“酸菜白豆腐”。

一转眼,三年过去了,小德福已经挂五岁了,他早已不坐坐栏,变成了王砚川的门外弟子。原来,小德福天生聪慧,在坐栏里坐着坐着,听见王砚川在教学生读《论语》,他也在一边跟着学《论语》——

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

子曰:学而不思则罔;思而不学则殆。

王砚川教着教着,就会摇头晃脑,非常投入的样子,进入到境界中去了。小德福学着学着,也会跟着摇头晃脑,表现得非常投入,也进入到境界中去了——

子贡问曰:孔文子何以谓“文”也?子曰: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是以谓之“文”也。

子曰: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;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一日,苏挺秀来挑豆腐担的时候,王砚川由衷地对她说:“德福天资聪慧,日后必成大器。哎,只可惜科举废除……”

于是,早就萦绕于怀的苏挺秀乘机央求道:“先生,请收小德福做关门弟子吧。”

说着,苏挺秀就给王砚川三鞠躬,王砚川赶紧搀扶她起来。

于是,廖德福就成了王砚川的关门弟子。苏挺秀无以言谢,偷偷送给他一台珍贵的袖珍收音机。这台袖珍收音机,是廖万金

送给她的结婚礼物。而现在，早已物是人非。

七

这台袖珍收音机，成了王砚川的宠物。老学究有点孤陋寡闻，从来不知道人事间还有这么好玩的收音机：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哭的，唱的，打的，闹的，悲欢离合，喜笑颜开，青衣花旦，京剧汉剧，各色人物，都可以在这台袖珍收音机里粉墨登场，真是怪事。还有新闻，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”

王砚川更加呵护小德福了。每天，他到渡口来接小德福。他站在渡口的右岸，看着小德福踏上渡船。然后，看着渡船摆渡。到了右岸后，小德福不等他牵，一跳，就跳下渡船了。然后，把小手伸给王砚川，王砚川便牵着他的小手，上几十级台阶，向孔庙走去，开始一天的学生生活。到了傍晚，放学的时候，王砚川又牵着小德福，来到渡口，看着小德福踏上渡船，然后看着渡船摆渡，渡过左岸，看着小德福跳下渡船，蹦蹦跳跳地走向衍福楼，然后才回去。在这渡口的一来一往中，小德福学到了许多描摹江河渡口景观的唐诗宋词。王砚川讲得最多的，是关于瓜洲渡口的诗篇，也许是两者之间更有关联吧——

泊船瓜洲

王安石
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
钟山只隔数重山。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
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
题金陵渡

张祜

金陵津渡小山楼，
一宿行人自可愁。
潮落夜江斜月里，
两三星火是瓜洲。

长相思

白居易

汴水流，

泗水流，
流到瓜洲古渡头，
吴山点点愁。

思悠悠，
恨悠悠，
恨到归时方始休，
月明人倚楼。

聪明的小德福，只要学懂了一首新唐诗或者新宋词，到了晚上，一上床，就要背给母亲听。有时候，母亲也会主动问起他：“小德福，今天先生又教你什么诗呀？”小德福就会高兴地答道：“今天先生教我李白的诗。”有时母亲也会突然问起：“小德福，先生对你好不好？”小德福就会说：“先生对我可好了。”母亲问：“先生为什么对你好？”小德福说：“先生喜欢妈妈，所以对我好。”

苏挺秀的脸刷地红了，她把儿子搂在怀里，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，一边叮嘱儿子说：“儿子，千万不能乱说。”小德福说：“妈妈，我没有乱说！”原来，王砚川的卧室里，挂有一幅画，叫做《弥月哺乳图》，王砚川常常站在画前端详着，看着画里的哺乳者，久久不肯离去。那画上画的哺乳者，小德福认得出，那就是他的母亲。那个正在吃奶的婴儿，虽然脸蛋没有完全画出来，但小德福也认得出，那就是刚要满月的他。因为画的背景，是小德福再熟悉不过的厅堂，还有八仙桌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满月饭，聪明的小德福，自然猜得出。

苏挺秀再三嘱咐儿子说：“儿子，对外不能乱说。”

小德福很懂事地答道：“妈妈，你放心！对外，我谁都不说。”

一会儿，小德福悄悄地问：“妈妈，你喜欢先生吗？”

苏挺秀先是点头，后是摇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紧紧地把儿子抱住。

苏挺秀也画有一幅《先生课子图》，挂在卧室里，每天早晚总要看上几眼。此画以“神

仙渡”为背景，画中的小德福，正站在渡口边，对着一打横漂斜的小渡船朗诵诗歌。身后，站着一位先生，容光焕发，长衫马褂，一副神采奕奕怡然自得的样子。诗曰——

独怜幽草涧边生，
上有黄鹂深树鸣。
春潮带雨晚来急，
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这首诗是唐朝诗人韦应物所作《滁州西涧》，诗中描摹生动，最后一句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历来为人们所喜爱。滁州西涧跟神仙渡两者比较有可比性，都是县境的小渡口。

一天，苏挺秀悄悄地问王砚川，能不能让她看看《弥月哺乳图》，她想看看那个哺乳者是不是长得很丑？王砚川没有正面回答，岔开去说，小德福太聪明了。

自从那以后，王砚川就把《弥月哺乳图》藏起来了。

苏挺秀也把《先生课子图》藏起来了，藏在心里头，要看，就在心里头看。

又一年过去了，小德福已经挂6岁了。这一天，王砚川又呵护着小德福来到了渡口。正是永定河的汛期，河水涨了许多，往上延伸了七八个台阶，河面变得更宽阔了。小德福上了渡船，跟先生挥挥手，艄公开始摆渡了。王砚川站在岸边，目送着渡船到了河中。突然，洪峰到了，上面发了大水，一根树筒漂流下来，迎着渡船撞去。可怜一叶扁舟，顿时翻覆，船上七八个人，全都落水……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砚川腾空一跃，飞跳入河，向小德福游去。小德福在大浪里挣扎，忽上忽下，被洪水冲卷而去。王砚川奋力游，直朝小德福游去。游啊游啊，往前游了五六十米，也不知咽了多少水，终于抢在下滩前游近了小德福，终于抓到了小德福，把他推向岸边，等他爬上岸时，已经筋疲力尽，躺在河滩上。

当王砚川抱着小德福浑身上下湿淋淋地来到衍福楼时，惊悸之余的苏挺秀，悲喜交集，万般感激。她接过儿子，抱着儿子先给王砚川三鞠躬，再把王砚川引进屋内，径直

带他到后花园，让他到温泉澡池泡泡澡，出出汗。王砚川全身上下湿透了，苏挺秀找不到衣服给他换，只好把廖万金遗留下来的衣服拿给他换。然后，苏挺秀把王砚川的衣服洗净，晾干，再让他穿上，送他出门回去。

这次全船落水的人，除了小德福，连同摆渡的艄公，全部遇难。全高陂镇的人，都盛传王砚川的美德，同时也在感叹：“这神仙渡上，为何就没人牵头架一座石拱桥？”苏挺秀不知如何表达她的谢意，想来想去，最终决定把自己的一块心爱的贴心怀表，送给王砚川。那日上午，苏挺秀备了酒菜，带着小德福，来到了孔庙。苏挺秀叫儿子给王砚川磕头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临了，苏挺秀从怀里掏出怀表，双手敬呈给王砚川，说：“先生，一块怀表，不足言谢，请先生留着纪念。”

王砚川也不拒绝，说，将来小德福长大了，再转送给他。王砚川接过这块带着苏挺秀体温的怀表，放进了自己的怀里。

从此，王砚川又有了一件洋玩意儿。晚上没事的时候，王砚川常常把怀表从怀里掏出来，贴到耳朵里面听，听怀表慢悠悠滴答滴答地响着跳着，好像是听到苏挺秀的心脏在跳动一般：扑通，扑通……

八

一日夜里，王砚川听着怀表入梦，他梦见一个鹤发颜童的仙翁，从五彩云间对他开导说：“砚川，砚川，你取名砚川，你的功名应该建立在山川上！”王砚川从梦中觉醒，感悟过来：“是呀，我应该在这神仙渡上架一座桥，画一幅大写的山水画，才不枉我取‘砚川’之名呀……”当即，王砚川拿来纸墨笔砚，就作起画来，顷刻之间，一座凌空而架的石拱桥，就赫然显现在神仙渡上。王砚川欣然题跋：《高陂桥之蓝图》。落款是“1936年春夏聆听怀表入梦醒而后作”。

第二天，王砚川把画给小德福带回去，给苏挺秀看。苏挺秀看了王砚川的《高陂桥

之蓝图》后,心有灵犀一点通,知道他想建高陂桥,有心成全他,突然灵感来临,拿来笔砚,铺下宣纸,欣然写道——

天有缺,炼石以补之;

地有陷,架桥以渡之。

炼石者谁? 女娲氏也;

架桥者谁? 芳名列后。

苏挺秀加上题跋:《高陂桥之桥赋》。落款是“1936年春夏之阳有幸先睹《高陂桥之蓝图》而后作”。

第二天,苏挺秀把《高陂桥之桥赋》给小德福带去,带给王砚川看。王砚川看了,从心里赞叹说:“添一字则多,减一字则少,言简意赅,真可谓‘绝赋’啊!即使是作《胡笳十八拍》的蔡琰再世,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于是在上面加了一行字:“倡议修建高陂桥募捐序文”,连同自己的那幅画,一同装贴在神仙渡的渡口边。

果然,这两幅非常特别的“檄文”,竟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。过往路人看了王砚川的《高陂桥之蓝图》后,觉得这高陂桥气势雄伟壮观,造型器宇轩昂,真是人见人爱。再从交通实用上看,如此一个渡口,每天人来人往,也确实需要建造一座石拱桥,以免再次发生不幸。路人再看苏挺秀所作的《高陂桥之桥赋》后,心想这修建高陂桥,功德如同补天,出小小一点铜钱,就能跟女娲齐名,青史流芳,这是何等的荣耀? 于是慷慨解囊,踊跃捐款,纷纷掏出铜钱或银圆,互相攀比,襄成盛举。就这样,一笔一笔款项,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孔庙,流到了王砚川的手中,不到两圩,募捐铜钱累有数百万计,折合银圆数千块。

苏挺秀看到大家踊跃募捐,而自己作为发起人,她为囊中羞涩而汗颜。忽然一夜,苏挺秀梦见月亮中的玉兔,双双飞入衍福楼,跳进了两口“阴阳井”中。第二天,小德福一觉醒来,说他梦见两只玉兔,从“阴阳井”中跳出,跳到神仙渡去了。母子俩同时有高人托梦,说明事有蹊跷,于是,苏挺秀叫小德福

去把王砚川请来。王砚川来到衍福楼,听完苏挺秀母子的叙述,看了看两口“阴阳井”,说,可能有窖藏。于是,把楼门关紧,两人配合着,一桶一桶,把井水提上来,直到把井水舀干。

井不大,井口径三尺,底口径四尺。苏挺秀身躯窈窕,只能让她下去。井不深,一丈余。井底有一层浅浅的淤泥,扒开淤泥,下面是木炭。木炭厚尺许,木炭下面是一口大缸,缸口用薄薄的石板压住。苏挺秀撬开封口,一道银光闪现出来,用手一摸,冰凉凉的感觉,原来里面是一块一块银圆。苏挺秀高兴地大叫起来:

“先生,是银圆!”

一口缸里,净是银圆,分数批用香篮装着提上来,小德福在上面一块一块数,一共是1000块银圆,一块也不多,一块也不少,正好是整数1000块。苏挺秀说:“另一口井再看看……”结果也一样,另一口井也窖藏着1000块银圆。显然,这2000块银圆,是廖万金有意埋下去的,是留给苏挺秀的儿孙后代用的,没想到,正当募捐修建高陂桥的时候,这些银圆现身了。苏挺秀说,这是天意。就以廖德福的名义,全部捐建高陂桥,一块也不留。

顿时,全高陂镇一片哗然。人们对苏挺秀更加刮目相看了,募捐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,不到两圩,又募捐铜钱数百万计,折合银圆数千块。不到一个月,募捐款项总数达到9600块银圆,距离预算中的10000块银圆还差400块。于是,王砚川自己摆摊卖画,给人画像,一个头像一块银圆,并说卖画所得全部用于捐建高陂桥,于是很快又凑足到200多块银圆。苏挺秀也自告奋勇,也在王砚川旁边画像,又募得银圆200来块,总计银圆已超10000多块,修建一座高陂桥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

九

王砚川亲自选址,把高陂桥的桥址选定在神仙渡下约20丈。这里地势狭小,悬崖陡

十

峭,两岸全是天然岩石。王砚川又进行整体规划设计,设计石拱桥为单拱桥,古罗马式拱券,上部拱圈为半月形,拱券连着桥墩。桥墩为左右两个,没入水中,造型优美。桥面通体是“廊桥”设计,看似走廊,建有屋面,可以用来遮风挡雨,兼有凉亭功能,追求的是实用。桥面和屋顶设计讲究,按照天罡、地煞、十三太保、十二生肖、一年十二个月、二十四个节气、三百六十日设计建造。

高陂桥于次年动工兴建。是年,春汛威猛无比,到了夏季,则发生旱灾,半年不雨,炎炎烈日,盛传有兵燹之象。永定河的河面几乎干涸,正好建桥。石拱桥拱圈合拢时,正好是1937年7月7日傍晚。是夜王砚川大宴桥工,表示庆贺,酩酊大醉,到次日清晨才醒。

一觉醒来,王砚川的心情舒畅,他打开收音机,收听新闻。近来忙于修桥,王砚川好久没有收听新闻了,如今大桥合拢,王砚川的一块心事落地。可是,当王砚川一打开收音机时,一条令人愤慨的消息使他悲愤交加——

北平消息:1937年7月7日夜,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,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。8日凌晨,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,掀起全面侵华战争。中国驻军奋起还击,全民抗战由此爆发……

王砚川猛然关掉收音机,当即拿出纸墨笔砚,写下了一条岳飞的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横幅。

吃过早饭,小德福来到孔庙上课,王砚川愤慨地讲起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,当场教学生们朗诵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顿时,那铿锵有力的声音,像排山倒海一般,从孔庙里穿透出来,回荡在凌空飞架的高陂桥的“虹拱”上空——

怒发冲冠,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

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。驾长车踏破、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。

王砚川把“还我河山”的横幅让小德福带回去给苏挺秀看。苏挺秀听儿子述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后,也感到义愤填膺,当即拿出纸墨笔砚,写下了明朝大学者顾炎武的名言: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第二天,把条幅让儿子带给王砚川看。王砚川看后,赞叹一句说:“巾帼不让须眉。苏挺秀真女中豪杰!”

高陂桥自合拢后,拱圈最顶上的一排拱石,迟迟没有嵌入到拱圈的内圈弧线上,因而整个拱圈,在最顶端就留有一个缺口,深约半寸,有碍观瞻。王砚川叫桥工把这一排拱石撬起,凿小一点,再放下去。谁知拱圈已形成一个整体,每个拱石同时受力,任凭桥工怎么撬,竟然丝毫不动,怎么也撬它不动。苏挺秀更是急得夜不能眠,因为这最后一排拱石,其大小尺寸,是她修正的。当初,桥工已经凿好了样石,按照这个样石的大小,放下去就刚刚好。苏挺秀说,桥墩受力后会下沉,所以,这最后一排拱石,要比原先的设计尺寸略大一些。具体大多少,很难精确计算,两边各大一根头发吧!苏挺秀的头发又黑又粗,她当场拔下两根黑头发,交给桥工。王砚川认为苏挺秀说得有道理,就按照她说的去做。于是,这最后一排拱石,就大了这么两根头发。谁知,就大了这么两根头发,结果这排拱石,就落不到设计好的弧线上,差了这么个半寸,使拱圈有了缺陷,看去很明显,刚好是在最顶端,确实有碍观瞻。

话说这一天,离高陂桥合拢已经一月有余了。这天晚上,天河里的星斗,更加璀璨耀眼。苏挺秀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,夜不能寝。心想,聪明反被聪明误,桥工已经算好的弧度,自己硬要加粗两根头发。结果这一加粗,画蛇添足,反而让高陂桥留下永久遗憾了。苏挺秀越想越不是滋味,起床披衣,就悄悄出了大门,一个人,来到了高陂桥上,站在这最顶端的凸出来的拱石上,走过来,走过去,

走过来,走过去,心想把它踩下去……事有碰巧,这天夜里,王砚川也悄悄出了孔庙,来到高陂桥上,远远看见一个女子,一下就猜到是苏挺秀了,于是故意“咳嗽”一声,大步向她走来。苏挺秀听到一声“咳嗽”,抬头一看,一眼就认得是王砚川,就对他说:

“先生,我们两人一齐把这排拱石踩下去!”

王砚川说:“好,我来助你一臂之力!”

于是,两人就在这排凸出来的拱石上走过来,走过去,走过来,走过去,一直走到鸡啼三遍了,两人走得筋疲力尽了,才在这排拱石上坐下来,面对面地歇口气。

两人坐着,仰望天际,看到天河里,有两颗星异常闪亮。

这两颗星星,一颗叫做牛郎星,一颗叫做织女星。

苏挺秀和王砚川,一边仰望天空,一边在问对方:“今天是何日?”

然后,两人又同时回答:“该不会是‘七夕’吧?……”

这一天,正好是“七夕”,农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七日,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唯一相会的好日子。苏挺秀和王砚川同时“哎哟”一声说:“天快亮了,赶快回去吧……”

两人脸上通红而去,幸亏是在晚上,没有人看见。

说也奇怪,第二天早上,小德福起来后第一个发现:那最后一排凸起来的拱石落下去了,整个拱圈看去溜光整齐。

于是人们纷纷传说,是昨天晚上,牛郎星和织女星双双下凡来了,在这拱圈上相会,踩了半夜,把这凸起来的拱石踩下去了。

从此,高陂桥便罩上了一层神话色彩。

十一

三个月后,高陂桥行将落成。

高陂桥的左岸,新竖立起一块巨大的石碑。大石碑的上端,镌刻着苏挺秀所书的《高

陂桥之桥赋》:“天有缺,炼石以补之;地有陷,架桥以渡之。炼石者谁?女媧氏也;架桥者谁?芳名列后。”这“芳名列后”的下面,镌刻的是募捐者的芳名,排在第一位的,是“廖德福,募捐2000块银圆。”

王砚川很早就想给高陂桥做一副《桥联》了。一天,王砚川站在高陂桥的下方眺望,透过高陂桥的拱洞,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田段村的大部分村庄,而位于“水尾”之上的衍福楼,则非常清晰。衍福楼的后花园,以及后花园上的桂花树,历历在目。再看高陂桥的桥洞,造型优美,横卧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王砚川从古诗中受到启发,发现:高陂桥的桥洞造型,就像刚刚升到一半的“半轮明月”,而透过这“半轮明月”,苏挺秀的“家”,就像藏在“月宫”里的“琼楼玉宇”一般。于是,王砚川就先有了“下联”:

“半轮明月,家藏丹桂宫中。”

这“下联”,意境非常好,把衍福楼比做“仙宫”,一点也不为过。有了下联,王砚川再想“上联”。王砚川从古代神话寻找灵感,古代神话说,雨后彩虹是“人间天上的虹”,通过彩虹就能上天。中国诗人爱把石拱桥比做虹,说石拱桥是“卧虹”,是“飞虹”,是“彩虹”等等,称石拱桥为“长龙卧波”,如唐朝文学家张鷟说,远望赵州桥,就像“初月出云,长虹饮涧”,意境十分美好。既然把“衍福楼”比做“月宫”,那么,人要去“衍福楼”,就好比“上天”,就得有“天梯”,而“飞虹”就是“天梯”。突然,灵感来了,王砚川有了“上联”——“一道飞虹,人在青云路上”,刚好能跟“下联”配对,而且对得非常巧妙,请看——

一道飞虹,人在青云路上;

半轮明月,家藏丹桂宫中。

王砚川把《桥联》写好,又托小德福带回去,给苏挺秀看。苏挺秀看了,在《桥联》上题写“绝对”两字。心想:这“一道飞虹”——是何等气势?真有气贯长虹、气冲云霄之势。这“人在青云路上”——是何等意境?可谓一语双关,既衬托出高陂桥的高度,又寄寓了“平

步青云”和“青云直上”的美好前程，意境优美，愿望美好。至于下联，王砚川显然是美化衍福楼了，明显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，把衍福楼比喻“月宫”，就等于把她比做“嫦娥”，有美化她夸耀她的意思。第二天，苏挺秀又把《桥联》托小德福带回去，把自己的评注给王砚川看。王砚川看了苏挺秀的评价后，如释重负。

有了《桥联》，还得有一个“横批”。王砚川想到了小德福。小德福出资最多，这个“横批”，理应由小德福来题。于是，王砚川叫小德福，给《桥联》题一个“横批”。小德福也不客气，提笔就写“长桥永泰”四字，一挥而就。王砚川说好，就用这“长桥永泰”四字做“横批”。

十二

闽西地处山隅，向来不为兵家道。中原大地，鏖战方酣，而闽西山区，却如世外桃源一般，风平浪静。这之后，王砚川闲来无事，又写了一首五言排律《高陂桥》，以之歌咏——

经纶乎地脉，结构有神功；
排雁连天际，飞虹落镜中。
百川争赴壑，万石怒张弓；
尽障狂澜倒，须知砥柱雄。
人行银汉路，鱼跃水晶宫；
醉卧垂杨绿，仙游彩幔红。
留题车与马，觅句雪兼风；
倘得奇书授，甘为纳履童。

话说高陂桥建成后，成了闽西著名的人文风景，前来游玩览胜的人特别多。一些文人雅士，极为推崇《桥联》和《桥赋》，说是“天作之合”。

一日，苏挺秀写成一则开心的段子，交给小德福，带给王砚川看，以搏一笑。段子是说，正月十五闹元宵，花灯从高陂桥上过，一时人山人海，一个姑娘的绣花鞋，被人踩落了，往高陂桥下掉……掉呀掉，一直掉到五月初五划龙船，龙船从高陂桥下过，姑娘的绣花鞋刚好掉到划龙船的小伙子脚下。请

问：高陂桥到底有多高？

王砚川看了，觉得这个段子有趣，给高陂桥赋予了一种大胆想象、极度夸张的神秘的色彩。于是，王砚川也写了一则开心的段子，交给小德福，带给苏挺秀看。段子是说，高陂桥上的田段村，早在汉朝时代就出产大萝卜。到了三国时代，曹操83万大军下江南，有一个田段村菜农一路卖萝卜刚好卖到了江南，就送了一个萝卜犒劳曹军，结果83万大军，只吃掉一个萝卜屁股。请问：田段村出产的萝卜有多大？

不日，苏挺秀和王砚川两人编的段子，又风靡高陂桥两岸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衷传播的话题。

十三

转眼到了1940年秋，王砚川步入花甲之龄了，自感身体渐渐不如从前，不觉老之将至，回首往事，黯然神伤。夫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王砚川联想到自己的身世，感到归宿渺茫，枉活一世，悲从心生，于是作了一首《寒士怀春》的诗作。其诗曰——

秋风寒，秋风寒，雪花飞入破栏杆。少年不学功名误，老大方知此路难，略世务绝尘烟，恍荡荡，谋仕途断独坐意漫漫，生死富贵命上天注定……

第二年，日寇相继侵占汕头、潮州一带，继而又频频骚扰粤东诸县。作为闽粤边陲的闽西山岭，特别是跟粤东比邻的永定县，已经岌岌可危，不再是往日的世外桃源了。

一眨眼，不宁静的四年又过去了，廖德福也长到十四五岁了，小小的孔庙已经容他受不了，他早去永定县城里的中学念大书去了。

此时的孔庙，也不再是私塾了，而改为田段小学。王砚川已经65岁，不再执鞭教书了，但他还是住在孔庙里，默默地着手编纂他的民国版《永定县志》。他特地增辟“文萃卷”，专门收录历朝历代的好诗文好对联。他把苏挺秀的《田段八景诗》和《高陂桥之桥

赋》编进县志里，也把自己的一些诗作，如《高陂桥之桥联》和《高陂桥》等对联诗作，以及为衍福楼写的一些对联，自己平时收集到的其他一些好对联，统统都编进县志里。王砚川编纂的这部县志，后人称之为“王志”，表示了一种极大的敬重。不过，不知何故，王砚川没有把晚年之作《寒士怀春》收入他编纂的《永定县志》里，多少让人感到遗憾。

突然，有一天，廖德福写信回来，说日寇要北犯，蠢蠢欲动，要从广东的大埔、茶阳一带，取道永定县的三层岭，进犯闽西首府龙岩州。

高陂桥，是日军的必经之地。

苏挺秀拿着信，来到孔庙找王砚川。

苏挺秀说：“日寇还想攻占龙岩州……”

王砚川说：“把高陂桥炸掉了，看他怎么攻占龙岩州……”

苏挺秀问：“没有炸药，怎么炸？”

王砚川胸有成竹地说：“高陂镇有很多民间作坊，制作鞭炮、礼炮，外销到汕头、潮州一带，远近闻名。把硝药收集起来，做成两个炸药包，放到高陂桥的正中一炸，整座桥梁肯定坍塌。”

日寇要进犯龙岩州的消息一日紧甚一日，苏挺秀每天挑着豆腐担，走家串户，一边卖豆腐，一边收集炸药。三个月后，苏挺秀收集的炸药，已经足够制作两个炸药包了。

王砚川来到衍福楼，把楼门关紧，跟苏挺秀两人一起，秘密制作炸药包。

突然，廖德福从县城回来了，说日寇不日就要进犯，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广东省的茶阳县城了。茶阳县城，距离永定县城，不过百里，只要两到三个小时，日军就可以开拔到永定县城。

两个炸药包已经制作完成。什么时候炸？成了王砚川和苏挺秀的疑虑。炸得早吗？担心高陂桥炸掉了，日寇没有来，那一座好端端的高陂桥，不是白白毁于自己之手？但，如果炸迟了，日寇先头部队到了，到时再想炸，那就炸不成了，前功尽弃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从高陂桥上过。

所以，何时炸？两人都吃不准。最后，还是叫廖德福回到永定县城去，打听消息。一旦日军进犯到了永定县城，就连夜跑回来，传递信息。于是，廖德福又返回到了永定县城，刺探消息。

但是，一个月后，日寇始终没有进犯永定县城。

突然，一天夜里，廖德福跌跌撞撞地跑回来，满身都是泥巴，头上还摔破了血。廖德福回到家里，叫开母亲的大门，说日寇已经开拔到了永定县城，有好几千人马，不日就要进犯龙岩州。可是，王砚川还在孔庙里，苏挺秀叫廖德福赶紧去叫王砚川，商量怎么炸？于是，王砚川深更半夜又来到了衍福楼。

王砚川说：“先刨坑，先在高陂桥的桥中心刨两个大坑，把炸药包放到两个大坑里，一点燃就可以引爆……”

于是，三个人拿着铁镐和炸药包，来到了高陂桥。

三人开始刨坑，用铁镐挖。高陂桥的桥面上，铺设的是条石块，一块咬着一块，齿牙相错，撬也撬不开。三人满头大汗，刨了半天，始终没有撬开一块石块来。还是廖德福聪明，说不要从路心挖，到路心两旁挖，各挖两个坑，照样可以炸，效果还更好。于是，绕开了条石块铺设的路心，果然就挖开了，一左一右，靠桥栏的两边，也是在桥身的正中点。

王砚川把两个炸药包放好，然后，点燃了一根香烟，吸了两口，教苏挺秀说，点燃引线的时候，要先猛吸两口烟，然后一点就着，他把点燃的香烟给了苏挺秀。王砚川叫廖德福离开，走得远远的。

王砚川和苏挺秀，等到两人真的要炸高陂桥了，又觉得舍不得。

王砚川说：“先别慌，天还没亮，日本鬼子没那么快来，我们听听收音机再说……”

王砚川把苏挺秀送给他的袖珍收音机拿出来，拧了拧按钮，收音机里便传来了悦耳的江南丝竹《雨打芭蕉》。

廖德福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乐曲，担心

时间一久两人下不了手，大声朝他们喊：“要炸就快炸，等一会天就亮了……”

苏挺秀听到儿子的声音，觉得有道理，便对王砚川说：“趁早炸了吧，等赶走了日本鬼子，我们再重建一座高陂桥！”

王砚川说：“好！我们数一二三，数到三的时候同时点！”

苏挺秀说：“好！就这么定！”

两人齐声喊：“一！二！三……”

两人同时把炸药包点燃，然后分别往两边桥头跑。

可是，刚刚跑了一半，收音机里传来了消息：“现在插播重要新闻，现在插播重要新闻——日本宣布投降啦！”

“日本宣布投降啦——”

站在一边的廖德福大声喊起来，反复喊起来——

“日本宣布投降啦——”

苏挺秀首先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快把炸药包抱走！”

然后返回身去，抱起炸药包，往左边桥头跑去。

廖德福在一边喊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……”

王砚川也恍悟过来，也返回身去，抱起另外一个炸药包，往右边桥头跑去。

廖德福焦急地喊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……”

两人飞快地跑，跑过了桥头，又继续往前跑，就想跑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可惜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“轰！轰！”两声巨响，巨大的气浪把廖德福掀翻了，当场使他晕了过去，等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高陂桥的两边，归于平静，尘埃落定，什么声响也没有了，听到的只是高陂桥下的哗哗水流声……

田段村人永远记得：是日为1945年8月16日凌晨。

十四

不过，历史记住的是它的前一天：“1945年8月15日。”这一天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

了。可惜的是，消息传到高陂桥上的时候，廖德福却成了孤儿。之后不久，廖德福的新加坡同父异母兄弟回来了，把他接到了新加坡。

偌大的衍福楼，交由苏挺秀的姑姑看管。因为在田段村，廖德福除了这个姑婆外，也没有更亲的亲戚可托付了。

从此以后，廖德福变成了漂泊海外的游子，远离故土。

永定河汨汨地流淌，哗啦哗啦……

高陂桥默默地屹立，迎来送往……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。1952年，从省城福州经永定县三层岭通往粤东的省道“福三线”从高陂桥上穿过，为了便于交通，公路部门把高陂桥上的“廊桥”部分拆除了，高陂桥由原来的“阴桥”变成了“阳桥”，日夜承担起交通运输的重任。1972年，省道“福三线”改线，从左岸沿河而下，不再从高陂桥上经过了。失去交通要道的高陂桥，从成为历史的遗迹，日渐荒废。

1978年冬，已成富豪的大华侨廖德福，首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田段故里，出巨资对衍福楼、高陂桥和孔庙分别进行修缮。

1998年冬，廖德福再次回到故乡。这一年，恰逢永定客家土楼开始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”，廖德福率先出资把衍福楼打造成旅游休闲度假农庄，兼做温泉疗养胜地，把高陂桥和孔庙开辟成同组景观，继而带动了整个田段村的旅游开发，一时游客盈门，络绎不绝。

衍福楼作为福建土楼中的典型代表，其建筑模型曾与北京的天坛、雍和宫的模式一起，作为中国古建筑代表，参加1985年美国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展出。

高陂桥和孔庙，也分别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高陂桥两岸新竖立的石碑坊下，很多游客变成了香客，他们纷纷把王砚川和苏挺秀当作“桥神”来敬拜……

2008年7月，以永定县衍福楼为典型代表的“福建土楼”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责任编辑 练建安